

# 三年游击战争中闽东畬族人民的革命贡献

高伯文

闽东是我国畬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境内 11 个县,现有畬族人口占全国畬族人口总数近一半)。民主革命时期,他们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尤其在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闽东畬族人民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所压倒。反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叶飞同志曾给予高度的评价:“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斗争中,畬族的作用是很大的。他们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在最困难的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对党支持最大。”<sup>①</sup>

## 一、奋起保卫土地革命果实和红色政权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不久,闽东各地便相继建立了党组织,在陶铸、叶飞、曾志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成立苏维埃政府。当时斗争遍及 11 个县的 533 个乡,5967 个村,人口达 59 万多人。<sup>②</sup>其中畬族所分布的 2346 个自然村中,绝大多数都

<sup>①</sup> 叶飞同志 1957 年 3 月 20 日在福安地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sup>②</sup> 福建省:《老区工作文件汇编》第 225 页,1959 年 7 月。

是革命根据地的基点村。中央红军主力撤走后,反动派卷土重来,疯狂地反攻倒算,逼租逼债,摧毁各地苏维埃政权,捕杀苏区干部。畲族同汉族人民一道,英勇地进行了保卫土地革命果实和红色政权的斗争。如1935罗源县伪保安队一百多人进剿八井畲乡,畲族群众闻讯,赶在敌人进村之前就把乡苏维埃干部安全地转移到碗窑里。宁德县半山乡苏维埃主席雷兰一次在与反动地主武装大刀会的战斗中不幸落入敌手,半山乡畲族赤卫队和群众星夜出动把他抢夺回来。福安县下西区苏维埃政府遭到敌人破坏后,半岭村兰寿坤等畲族群众坚信“有共产党在,红军在,革命就一定会胜利”,他们把区苏维埃政府印鉴小心翼翼地用红布包好装进瓮子,埋入终年堆积草木灰的灰窠地下,一直到解放后才挖出来交给人民政府。

由于闽东畲族居住深山密林,大分散,小集中,一般是几户至几十户聚集成村,它为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有利的自然环境。灭绝人性的敌人采取了恶毒的“移民并村”政策,把偏僻山区的畲族小村庄烧为灰烬,逼迫群众移到大村庄去,并规定“移民”外出要向伪保长请假,出门劳动只准带一顿午饭,同时在沿途设立岗哨,妄图把苏区干部和游击队困死在山上。畲族群众为挫败敌人的阴谋,便在密林深处盖起“秘密寮”,作为苏维埃政府的临时办公地点和苏区干部的掩蔽点。如1935年中共霞鼎县委书记林辉山隐蔽在双华畲乡秘密寮达六个月之久,躲过敌人的多次搜捕。闽东妇女工作团副主任吴鸿琴掩蔽在福霞边境暗井下厝坪村畲族钟淑兰家盖的秘密寮半年多,尔后,才安全转移。1936年初,霞浦县后章村畲族群众钟宝英,在双牛望月山上盖秘密寮,让各地转移来的苏区干部居住。一次,三十多名苏区干部撤到这里,因人多目标大,她又带领七个群众在龙潭山上盖了几处秘密寮,把这些干部分散隐蔽,并想方设法把粮食送上山。在畲族人民的掩护下,加上闽东畲族散居偏远野岭的有利条件,因此,当时处于极端险恶环境中的许多党组织

和苏维埃政权得以保存下来,继续领导闽东人民的革命斗争。

为保卫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畲族群众一方面把粮食转移隐蔽下来,以防止敌人的抢劫掠夺。另一方面组织游击队、赤卫队、肃反队打击和镇压逼租夺田的反动地主。如霞浦县五斗村的畲族群众建立了一支 50 多人的游击队,经常三五成群分散到敌人驻地张贴标语,警告和镇压反攻倒算的地主豪绅。福安县外洋盾畲村党支部书记兰石清,一次看见苏堤村地主带着联保丁及挑夫三四十人从山面村收租回来,立即带了几个肃反队员伏击。枪声一响,挑夫放下谷担纷纷逃散,联保丁丢下枪支抱头鼠窜,地主也扔掉拐棍狼狈逃跑。竹州山根据地畲族游击队仅在 1935 年底,就配合闽东红军第十一支队,抓了土豪 12 人,镇压了 9 个反动分子,分了八个地主的粮食 260 担,并把到农村逼债的大财主抓起来关进“土豪厂”(关押地主豪绅的地方),狠狠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 二、坚持武装斗争,积极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军事“清剿”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福建国民党当局调集了几万军队,在各个较大的村庄修筑炮楼和围墙,驻兵把守,并以此为据点对革命老根据地进行了反复不断的“清剿”。地势险要,党和红军经常出没的畲族山村,更成为他们重点“清剿”的对象。仅福鼎县浮柳乡白石畲村,从 1936 年 10 月至 12 月内,就先后遭到十次残酷的“清乡”。畲族人民在斗争的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和红军紧密地团结,坚持武装斗争,才能战胜凶恶的敌人。因此,尽管当时革命力量受到严重的摧残,许多畲族青壮年仍踊跃参加了叶飞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

各地畲乡的游击队、赤卫队、肃反队积极配合红军作战。在福鼎,1934 年底,瑞云、八斗岗、半山等几十个畲乡的游击队 300 多人配合红军独立营,攻下了店下村敌人据点,俘敌 40 多人,缴获许

多武器弹药。章家山、高水、南山村的畲族游击队配合红军独立二团袭击了岚亭的伪保安连，毙敌十多人，缴枪 40 多支。次年春，畲族共产党员兰青改率领双华一带的畲族赤卫队 100 多人，配合叶飞领导的闽东独立师特务连，打垮了沙垵村海上反动武装，枪决了罪大恶极的匪首刘仁泰。之后，双华畲族群众 300 多人还配合刘英率领的浙江挺进师袭击平阳县的反动据点。6 月，又配合浙江挺进师部分主力在李家山全歼了国民党军队一个连，缴枪 100 多支和一批弹药。10 月，三面井、龙潭面等村畲汉民族游击队 300 多人，也配合刘英的队伍参加龟仔山伏击战。当地畲民先去泰顺富洋诱敌到埋伏地点，战斗打响后，畲汉游击队便奋不顾身地冲进敌阵，活捉敌副营长和伪兵 10 名，缴获了不少战利品。

在霞浦，1935 年 5 月初，浙江伪保安旅企图合围闽东红军游击队。叶飞获悉情报后指挥独立师特务连在槟榔岔山头上打伏击战。梅洋、长久昌等村畲族游击队 80 多人参加这次战斗，消灭了敌人一个加强连，缴获 70 多支枪，并乘胜夜袭驻在连坑的敌人。

在宁德，小桥、八斗等村畲族游击队，1935 年 10 月配合驻桃花溪的红军，攻打霍童官岭敌人据点，缴枪 80 多支，子弹 20 多箱。第二年 7 月，高山、巫家山畲村游击队配合闽东独立师，乔装挑柴挟竹上街出卖，奇袭了八都镇，击毙伪团兵十多人，缴获 60 多支枪和十几箱弹药。后来又配合红军消灭了杨岸坂反动大刀会徒 100 多人。

在寿宁，四家丘、帽底等村畲族游击队也配合陈挺同志率领的红军，歼灭了驻含溪村敌人一个排，缴获一批枪支弹药。

畲族游击队在反“清剿”中还创造了各种巧妙的战术，采取各种形式有效地打击敌人。福鼎县双华和霞浦县草岗一带的畲族游击队利用山区险要地形，设置了一种“手机”。即在陡坡路口上，用竹木绳子结架，架上堆满石块和擂木，用绳子做机关，一头悬挂树梢，一头扎在树下，由赤卫队员轮流看守。当发现敌人时，立即割断

绳索,石块、橛木便滚落路口,砸死击伤来犯之敌。或在林间通道挖掘陷井,埋竹枪,布勾索,摆吊杆,使进山的敌人跌落陷井或被倒吊竹梢,寸步难行。霞浦县龙潭、五斗村畲族游击队运用“麻雀战”与敌人周旋,“敌防我打,敌打我防”,镇压了这一带暗通敌人的土豪劣绅。有的地方畲族游击队则经常夜间分散潜到敌人驻地鸣号、开枪,扰得敌人心惊胆战,不得安宁,只好龟缩在炮楼里不敢轻举妄动。

由于畲汉两族人民群众的参军参战,使闽东党和红军在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中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取得了反“清剿”斗争的胜利。

### 三、踊跃拥军支前,帮助红军游击队做好后勤工作

面对反动派的白色恐怖,闽东党组织把打仗和争取群众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党的领导下,畲族人民团结得象一个人,千方百计地支援红军游击队。年青人上山打游击,妇女、老人和儿童便担负起拥军支前的后勤工作。他们对红军战士倾注了满腔的热情,象亲人一样关心爱护。当红军出发时,畲族男女老少便集队欢送,把早已准备好的草鞋、毛巾、鸡蛋等塞进红军战士的手中,激励战士们英勇杀敌。在红军与敌人战斗时,畲族群众纷纷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为战士们送粮送药,及时抢救伤病员。如1934年底,红军打下罗源留下了一批伤病员,霞浦县龙潭附近的后章、溪乾楼等六个畲族村组织了78人(占全部劳动力的90%)的担架队,翻山越岭把伤病员抬到龙潭红军后方医院。1935年冬,福安县上竹州村畲族农民兰木庆,发现一位红军战士的大腿被敌人子弹打伤,急忙赶回家叫侄儿一道上山砍毛竹,用野藤扎了一个简单的担架,又叫妻子前头打“步哨”,自己同侄儿把这位伤员一口气抬到竹州山红军后方医院治疗。许多畲族妇女还主动到医院帮助红军伤员烧

饭、煎药、护理和缝洗衣服。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她们又上山采土药，下田抓青蛙，给红军伤病员治疗和补养身体。当敌人“围剿”搜捕时，她们立即把伤病员转移到深山里，有的伤病员走不动，她们就背着或抬着到山上隐蔽。

每当红军游击队归来宿营时，畲族老大爷便摸黑出村放哨，老大妈忙着上楼打床铺，小孩们下地拨蔬菜，挖竹笋，年青妇女们有的为战士们补、洗衣服鞋袜，有的忙着做菜煮饭。饭后畲家男女在灶前烧起一堆堆柴火，为战士们取暖。

1935年，国民党纠集10万军队，伙同地方反动民团“清剿”闽东根据地，叶飞领导的闽东独立师长期被敌人围困在山上，战士们只好靠采野菜、挖竹笋充饥。畲族群众十分惦念山上的红军，他们上山砍柴、挖地看到红军，总是自己忍着饥饿，把带上山的干粮留给战士们吃。许多畲族群众还想出种种办法把粮食偷偷地带上山去。有的把饭装到炭篓底，假借上山挑炭，有的把饭藏到扁篓底，乔装上山讨猪菜，有的把粮食埋到草木灰里，装成上山追肥，有的上山砍柴，特地把大米饭捏成一团，埋到小麻袋的甘薯米饭中送给红军。

畲族群众还千方百计地保护红军的后方基地。1936年底至1937年初，国民党反动派三次焚劫了福安竹州山六个畲族村庄。当敌人第一次分两路合围竹州山下的宁园坪村时，放哨的畲族妇女兰招眉立刻报警：“山猪来了！山猪来了！”隐蔽在村内的十多名伤病员迅速转移。敌人一撤走，畲族群众就同红军一起重建家园，并把红军后方医院搬到下竹州畲村去，修枪厂也移到深十多米，口宽六米的暗岩下（即后来人称为“红军洞”内）。当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以更多的兵力惨无人道地把竹州山畲庄焚为一片废墟时，畲族群众怀着深仇大恨避入灌木丛生、怪石重迭的深山，等敌人撤走后，又忍饥挨饿帮助把红军后方医院和修枪厂以及伤病员再转移到安全地带去。

许多畲族群众还甘冒生命危险担任红军游击队的交通员工作。如罗源县侏溪乡老交通员雷金寿,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单到厝坪、洋中、盾后等地给红军送信就不下三四十次。每次完成任务之后,总是乐呵呵地说:“我这也是战斗呀!”有时为了甩掉跟踪的敌人,他跑穿了鞋头自己还不知道。他把上山气喘吁吁比喻成“吹洞箫”,下山两腿发抖比喻成“弹上弦”,表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福鼎县双华乡畲族女交通员兰梅花,里里外外靠她一个人,经常扔下家里三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趁早摸黑为红军送信。不管是三更半夜或是风雨交加,只要有任务,她说走就走,攀崖过涧把信件安全送到。后坪田头村畲族妇女钟二妹,长期从事党和红军的秘密交通员工作。后来交通站暴露,国民党反动派抓走她的丈夫,烧了她的房子,并到处通缉她。她住岩洞,蹲山林,有时竟用绳子把自己吊在树上睡觉。白色恐怖丝毫没有动摇她为党和红军工作的决心。畲族交通员不仅表现勇敢,而且还很机智。有的把密信塞到斗笠的夹缝中,或缝到补丁的衣折里,女的还盘进发髻里头。有的拨几根茅草把密信和小石块扎在一起,捏在手中,要是碰到敌人就把它扔到草丛里。冬天,有的把密信藏到火笼底下,既是借火取暖,又看不出是赶远路的,遇到紧急情况,便把信件捻入火中烧掉,躲开了敌人的搜查,保守了革命秘密。

#### 四、舍生忘死保护红军

“红军为我们打地主,分粮食,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他们!”这是广大畲族人民的肺腑之言。当时反动派在每家门口贴有告示:“知情不报者杀!”但畲族人民对党无限忠诚,最保守革命秘密,为保护红军,他们即使献出自己一切甚至生命,也在所不惜。如1936年,福鼎县伪保安队为寻找红军住地,抓了白石村李阿琛等四名畲族群众,敌人把他们隔离起来分别审问,并动用灌辣椒水,吊打甚

至拉出去假枪毙等手段，威逼他们讲出红军住地，但没有一个人暴露红军的秘密。福霞边境龙虎岗畲族村被强迫并到龙潭村时，兰成怀等三户畲族农民临走前还惦念着山上的红军，有意把边远山地的甘薯留在地里，让红军能随时挖食。敌人发现后把兰成怀抓进监牢连吊带打，他始终没有吐露出真情，保护了龙虎岗上 20 多位红军战士，而他自己却被打断了一条腿。同年冬，福安县孟尾村民兰神凤在给红军送信途中，遇上了岭头村伪民团暗探，不幸被捕。敌人严刑拷打逼他供出红军游击队，但他宁死不屈，一口咬定“不晓得！”慷慨就义，时年仅 26 岁。

为了保护党的领导人和红军，许多畲族共产党员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如 1936 年 10 月，福鼎县双华乡畲族共产党员兰青改被捕后，敌人百般引诱和严刑拷打，要他供出革命组织和红军所在地。他坚贞不屈，始终没有透露一个字。灭绝人性的敌人最后把他的心挖了出来，他在牺牲前还从容地向群众高呼：“我们‘山客’一定要革命到底！”并痛骂敌人说：“你们杀死我一个，更多的红军会替我报仇！”1937 年初，福安县上竹州畲族共产党员钟日柱，为了掩护中共闽东特委负责人而不幸被捕。残忍的敌人用铁锥子戳他的全身，用烧红的铁铲烫他的脊背，用枪托击落他的一只眼珠，又把他压到龙井下刺骨的溪水中溺弄，但他牢牢记住叶飞的几句话：“共产党员要有自我牺牲精神。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能丢，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护革命秘密。”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屠刀，他毫无畏惧，始终守口如瓶，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永远忠于党的钢铁意志。

不少畲族妇女和儿童为保护红军，也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创造了许多英雄业绩。如 1934 年冬，曾志在福安县岗面工作时正患重病，一天遭到敌人搜捕，一位正避入山林，抱着孩儿的畲族妇女，毅然把自己怀中的孩子丢在路旁的草丛里，一口气把曾志背进深山里躲藏，脱离了险境。曾志后来一直念及这位畲族无名女英



雄,并无比感慨地说:“在那困难的日子里,闽东的群众是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我们,特别是少数民族,成了我们的依靠。他们真是好得很,对我们没有一丝隔膜,把我们当作自己人。”<sup>①</sup>1937年春,福鼎县妇联干部、畲族姑娘雷七妹随红军到霞浦金竹洋一带活动,由于部队缺粮,她下山采豆角时被敌人逮捕。敌人严刑酷打要她说出红军游击队,她咬咬牙拒不招供,临刑前还在大街上高唱道:“朱毛呀!彭军呀!领导无产阶级,打破旧世界,建立苏维埃!快快干革命,打倒反动派!”在场的群众无不为她英雄气概感动得流泪。1936年冬,敌人抓住霞浦县栖胜乡南山畲村苏维埃主席的儿子雷石祥,胁迫他带路去围捕他父亲和红军游击队。为保护红军,他故意把敌人引错路后,自己跳入“将军潭”水中,年仅16岁便为党的壮丽事业而英勇牺牲。因此,正如范式人所说:“那时山上最可靠的是畲民,海中最可靠的是船民。”<sup>②</sup>

正是由于上述闽东畲族人民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表现出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不变心,不屈服,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斗争,加上畲族居住深山密林,能守、易退,便于灵活机动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特点,使全区1442个畲族村庄(约占畲族总数的70%以上),都成为我党我军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根据地和依托地。特别是其中福安县的风洋、竹州山,霞浦县的龙潭、溪乾楼,福鼎县的瑞云、双华,宁德县的八斗,罗源县的八井,连江县的总洋,古田县的石桥头,寿宁县的坪岗,周宁县的宁园坪等130多个畲族乡村,成为闽东红旗不倒的枢纽地带,在闽东发展成为我国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的一块著名的游击根据地中,起着支柱的作用。当时这些畲族乡村不仅是闽东党和红军游击队战略退却的主要掩蔽点和重要会议会址,而且是红军的重要后勤基

① 载《闽东党史资料与研究》1983年第2期,第27—28页。

② 载《闽东党史资料与研究》1983年第1期,第23页。

地。如红军闽东独立师的后方医院、枪械修理厂等都设在福安周宁交界的竹州山畲乡根据地。福安县细日山畲村建立了红军服装厂，还办起了中共闽东特委机关报——《闽东红旗报》的印刷厂，翻印过《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等党中央重要文件，及时地指导了闽东各地的斗争。同时，闽东党组织又以这些畲族乡村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依托，紧密依靠畲汉两族人民群众，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得以保存和发展了一支 1300 多人的红军武装（其中包括几百人的畲族战士），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并成为之后抗日战争的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因此，闽东畲族人民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英勇斗争和创造的光辉业绩，不仅在我国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